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三十二

復英西林中丞

接初六日惠書伏審孝思肫篤於軍務稍息卽行請 旨扶柩  
北還 朝廷眷念盡臣不忍重違所請俾得及時回京忠孝兼  
盡深爲敬仰竹莊奉 旨選署想亦必出省駐紮願壽等處必  
能恪守肅規顛若畫一承示皖營餉需不足欲將長淮鹽釐全  
提歸皖弟忝在兼轄必須通盤籌畫查此項鹽釐向係專供劉  
壽卿入秦之餉若一改提則此軍立成飢潰礙難照辦查皖南  
釐局兼收茶釐向來收數頗旺茲議自七年正月凡南局所收  
各款尊處占半以供皖軍敝軍占半以供淮軍李少帥統各

軍赴援畿輔又有應撤各軍遣費爲數甚鉅計三省入款刻下  
實難騰挪少帥擬借洋商之款秋冬籌還弟擬照所議辦理南  
局分半之款每月約可得二萬於貴部不無小補弟卽日當檄  
飭遵照

復李宮保

蕪勞未艾遠賦馳征乃忠未見信而謗已交騰溫嶠方興入援  
之師曾參遠投慈母之杼功名之際古今所難閣下於雷霆雨  
露惶遽未定之際處之怡然德量宏遠賢者固不可及也畿輔  
荒旱之後薪桂米珠軍餉自宜寬爲籌畫尊意欲以滬解二十  
萬金不作正餉內算此項雖分派滬關釐局三處湊解而釐局

正月開冷未知果能湊足否縱能湊足兩局一關各有按月應解之額勢難於額外令其供此羨餘奏畱二成洋稅項下之五萬不作正餉扣算或作通融辦理容與兩生議定再行奉聞竹莊暨署皖撫其某象一席西林擬以劉毓柎署理所遺道築擬於陳烺胡玉坦兩員中揀署僕已覆函請其主政想渠處接到復信卽分檄飭遵矣

復劉韞齋中丞

謀黔之師攻克荆巢湘軍採黔數載至是始大有轉機不獨湘省藩籬永固卽黔民亦將漸出水火惟次青一病半年荆巢戲事求卸仔肩本擬懇請閣下將平江軍酌量歸併俾得還家牽

母稍全令名展讀大疏已飭次青駐紮思南畱辦河西善後又似已成之局難遽更改渠如有乞退之文請閣下酌核而善全之中夫莅湘以後譽望日隆誠所謂附驥尾而益彰賢哲在上桑梓蒙福剏印渠制軍頃過金陵小住三日聞其帶勇回籍係官相密片所請有當副都統陞者去年轉戰直隸在穆將軍麾下頃來此閒極稱印帥爲穆所陵侮人所難堪而直隸之文武軍民無人不服其忠而憐其枉屈渠過湘陰恐將入臨澧口以達寶慶不願晉省以避應酬其帶勇安插一節似應由粵處附片一奏敝處派楊順興護送可否卽據楊稟入奏伏候卓裁

復許仙屏大史

益接惠書猥以膏位端揆過承獎飾感泐曷任卽審西清多暇  
纂述日新以淡定之襟期養宏深之器識雖久潛而養晦將一  
鳴而驚人企念曷極國藩德薄位高久已不稱其服乃於時事  
艱難之際孱躬衰弱之餘忝竊殊恩躋峻秩撫躬內省祇  
益悚慙承示購書一法借本於書賈令其廣收棄糟粕而取精  
華在彼既無奇可居而復有微利可獲人已兩裨用意極爲精  
到流僕近年精力衰頹看書極少因之買書之興亦減不欲以  
汗牛之巨冊徒作貴人之豪舉廿四史一項前何廉昉曾代買  
殿板一分雖有撓配之種尙不失爲中等之貨後又得毛寄雲  
贈送新會陳家新刻全史一分此後可不再買欽定七經一

項惟周易折衷有初印最精者其詩書春秋之彙纂三禮之義  
疏聞從無初印絕精之本似亦可存而不論至殿板初印註疏  
一項殿板初印九通一項僕於前託閣下外又於去年續託薛  
撫屏於京中購買託莫子偲於蘇浙購買其皇清經解中之單  
行本亦託子偲代買計敝處所需者除注疏九通外別無巨冊  
似不必借本於書賈爲此大加網羅之計其零種可收者請閣  
下與撫屏一商免致重複殿板史記亦在可收之列茲寄去百  
金請便中留意購辦承囑索拙書三種俟三月摺弁到京再行  
奉寄

復潘敝庭封翁

來示稱王船山先生之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儒爲堂奧誠表  
微之定論觀其平生指趣專宗洛閩而其考禮疏詩辨別名物  
乃適與漢學諸大家若合符契特其自晦過深名望稍遜於願  
黃諸儒耳邵位西之禮經通論及古文皆僅存殘帙昔年吳仙  
仙制軍曾刻之淮上其詩集尙未聞有刻本尙書已散佚可爲  
三歎國藩勦捻無功赧顏回任精力衰退有瘵厥官江南物產  
支應前敵諸軍滿擬今春稍裁餉項少紓民力不意淮軍渡黃  
口糧如故而轉運之費更增劉壽卿老湘一軍運費亦增民困  
已深而征求無已旬日以來陰寒苦雨二麥且將大損尤堪焦  
慮知念附陳



致劉省三軍門

屢接少帥來函藉悉玉躬久勞暫返鄉閭稍資調理益增馳系  
北軍一役首尾三年運河之守自君建之任逆之殲自君謀之  
追勦數省惟君最勞而且速大捷數次惟君最勁而且精甚至  
波折疊生惟君始終不挫屢軍濫竽惟君侃直不阿卒能掃除  
劇寇成此奇勳雖勞浮於賞中樞或不深察而全功出於閣下  
一人則遠近皆知雖豪俠肝膽舉世或不盡聞而英謀偉略則  
婦孺皆知尋常名位萬不足款動閣下之心而彼蒼玉成豪傑  
了此一大快事則閣下未嘗不可自慰自慶也刻下靜攝月餘  
尊體應已康復張逆盤旋保定河間一帶已逾一月彼蒼玉成

豪傑安知不置此難題歷試羣將帥所不能而後愈顯閣下之  
能乎請卽投袂而起虎步河朔使世之懷疑議者不敢復以賞  
薄引退之說妄測君子不亦遠乎不亦遠乎僕昔書劉文房詩  
章贈有師事黃公之句請姑出了卻滅項一局然後從赤松遊  
未爲晚耳

復劉峴莊中丞

今年沙船甚少浙江及江北之漕恐竟無船可裝尊疏擬於將  
來起解本色酌量增收湖北亦將增收不獨江西爲然制錢能  
解十五萬串尙不甚少然江蘇解三十萬串湖北解二十萬串  
江西如能再增更不致被戶部指摘西捻游弋畿南賊騎逾萬

向息百里從不戀職官軍厲集畿甸將近十萬米糧柴薪草料三者均難久支殊深焦慮敝處派員護送西上已有專函奉告李忠武不附張江二公而與塔羅江王蕭李諸公合建一祠同堂異室其說甚妥李忠壯是何名字何年殉節弟偶忘之如能籌出經費即可興建張江二公保城之功甚大七公之祠規制較遜可也糧捐不無流弊紳事之議或謂戶捐不若糧捐之公溥不知戶捐取之富戶糧捐則并取之貧民實與加賦無異敝處於蘇皖按畝派捐之案皆經批駁附告以備參考

復杜筱舫方伯

前接惠書并寄金陵揚州大營紀事本末俗冗叢集稍稽裁復

營制事宜均已粗闔惟鄙人原批并各檄係合外海內河而兼  
議之而陸營之應裁者亦宜議及今來件專議內河未經議及  
外海則於蘇松狼福三鎮所轄之營河者應仍其舊何者應改  
新制猶是全未究心而內河設營太密論者謂運河極窄不可  
多駐礮船使商旅視爲畏途是除外海以外祇有太湖宜設一  
二營其餘運河及各小港可駐營之處甚少昨丁雨生在此已  
面請其考核外海水師事宜頃又將覆總署信稿鈔寄茲再鈔  
送閣下一閱望稟商兩帥另草事宜一冊大約以外海爲最重  
太湖次之以考核外海造船等事異於長江者爲最難而斟酌  
於新舊之因革水陸之增減者次之閣下署事一片已於初一

自由驛附奏候奉 批旨後即可具摺謝 恩也

復陳舫仙廉訪

晉防以備多而單以苦戰而敗迥非上年東省運河之失可比  
朝廷前以汎地太長特予寬政不料事定之後復遭嚴劾宦  
海風波彌增感喟現在河防旣奉 飭下左鄭二帥另委妥員  
又經尊處稟求交卸必能鑿及苦衷早派替人當不俟敝處寄  
書始行委員接辦張揔竄入近畿各路防勤之兵數近十萬未  
能大加懲創仍被衝過滹沱河以南現尙游弋相魏之間接壽  
卿稟件馳逐數月似已精疲力竭而無糧可購尤覺束手無策  
能在四月中將此股殲誅誠爲大幸否則官兵太多糧草柴薪

無處取辦恐有內潰之變憂灼何已此間春雨太多麥稼業已  
失望不知稻穀可資補救否九舍弟連生二孫心境寬泰身體  
康復足慰遠念

復杜筱舫方伯

外海章程既經兩帥與狼福二鎮面議機宜復傳輪船習於海  
道者與之熟計必能成竹在胸布署妥善尊意以陸營未招之  
兵不復增募作爲裁汰卽發定滿餉亦不過七萬有零加以太  
湖水師亦不過七萬有零較之咸豐初年支銀至四十一萬者  
尙餘二十六萬儘作外海水師經制之餉如此規畫大致甚有  
條理惟陸營不難於裁兵而難於裁官且所云歲四十一萬五

千餘兩僅憑老書辦無據之言亦難恃爲定論應由閣下具一詳文言江蘇水陸官兵道光年間歲支額餉無案可查請兩院咨查戶兵兩部以憑參核舊規減陸營而增水師云云俟接到部覆再行外海章程庶部中不至挑斥而經畫可垂久遠其添造輪船廣艇在於二成洋稅及另款項下動支此項本不在額餉之內自易於措辦也蘇省候補人員自應就近稟商兩帥酌委此閒向不主政

復彭宮保

前接惠書兼貽鄉味久未函謝賤眷過裕溪時又蒙加意照拂綢繆無旣前訂同赴上海蘇州一行茲定二十日前後起程請

閣下卽日來金陵以便聯舟同行其龍驤船亦請帶來并帶長  
龍二三號從行者多或可分坐張錦芳等參案已於初七日出  
奏展轉思維立法之初不得不照奏定章程初次不嚴後此更  
難期令行禁止也內人來此述及家事舍溫弟與常聽濤結姻  
儀庵之意諸子姪當順齒之長幼以次成婚而舍弟婦以憂鬱  
多病常恐年壽難永急欲將此女嫁出以了此心事請敝處函  
商儀庵僕思姻事例由男家主持未便催促惟閣下與儀庵誼  
同手足敬求便中寄函請儀庵卽於今年先辦塞門姻事免舍  
弟婦懸念未了之事更增鬱抑至感至禱魏李等四員保案尙  
未出奏緣部中屢次申明新章凡各省保舉人員除克城殺敵



仍准優保外其尋常勞績概不准越級保升及畱省補用僅能保至補缺選缺後升用字樣糧台保案部中挑剔尤甚尊處咨送擬保糧台各員如李嘉瑞以候選同知保知府畱省加銜楊尙履保畱省加銜未免過優必干部駁愈駁則痕迹愈重難於挽回應請酌爲核改庶各員得沾實惠亦不致再費筆墨矣

復何小宋護撫

鄂中雨暘時若二麥有秋至以爲愬兵餉積欠鉅萬除卻裁營別無疏通之法婁軍紛起議遣先將副五營於本月底截餉次將靈峻各營於端午前後以補餉之遲速定截餉之日期業於初八日另具公牘咨達冰案鄂中可羣之營太少鄧軍當緩緩

裁水師積弊已深於江面劫盜橫行毫無覺察敝處早有所聞  
頃得李申夫方伯稟牘言之尤爲沈痛應請閣下與遠帥力求  
整頓擇其尤泄沓者立即裁遣俟部議長江補缺一案核定後  
鄙人當令各營哨歸各派之汛地再行咨商整理之法張揄渡  
運竄至東昌北犯天津旋由津門折回竄山東之武定青滄等  
處梟匪復起逆焰方張實堪焦慮潘令先行到省礙難委署不  
若給咨赴都一行方成仕宦正軌前承派伏波輪船護送敝眷  
頃聞舍弟澄侯亦將來金陵一敘如其果來過鄂時望再派輪  
船一送不勝感荷

復蔣純卿觀察

大通王牧敝處所閱者僅賣票行鹽一事因言者係屬端士故不能不一查詢而又因王牧久著廉幹之名是以不用公牘而用私函今來示縷敘數事耳目既密而且確剖斷亦明而且怨尚復何疑惟其蔡友頗多如王呂甯蔡孫輩似當由尊處密函告之王牧囑其擇尤謝黜一二人不可畏其造謠報復曲爲瞻徇庶足以肅局政而保聲名茲港分卡吳中葵卽由尊處撤委揀員接辦江中差船考船倚勢包釐有非卡員所能詰問各卡司事或緣以爲弊殊屬不成事體閣下飭令各卡於商船尾照捐數不符者一經查出除由本卡照數完釐外仍令將上下卡短數一律補完并將藉差藉考完不足數之船查取職名附案

備極用意周密立法嚴整庶該船知所做懼而包漏之風亦可少息閣下去歲夏秋閒既不爲浮議所搖撼此後卽偶爾嚴峻當無它虞裁減釐稅一案鄙意重在裁卡不在減則業於公牘詳細批答尙祈悉心斟酌歸於至當

### 復李宮保

黃運兩防我軍分段防守雖不能如上年幼良之同心而地段較短局勢較緊比之上年似更有把握所率健飛諸軍不知近日已由張秋北上直抵德州否伏汎盛漲黃水當無不濠至臨清之理某昔年六七月閒經過德州至東平一帶見滄州減河以南如德州臨清東昌等均有滾水壩在古昔爲九河故道在

今爲運河所滾出之水直流入海亦有寬至數丈深至丈餘者  
儘足限隔戎馬不知今日滄州滅河以南黃河以北尙有此數  
道滾壩之河限隔賊騎否若此數道水勢果深則張揔自投絕  
地斷無不滅之理卽此數道涸深而圍內究不甚廣也都公臨  
事而懼當不至大有異同惟所撥陳宋諸軍未必果服其控馭  
而得其死力省三於十六日起行在清江小住三日計刻下已  
過濟甯聞渠於閣下不滿處在權術二字昔年希庵不滿於胡  
文忠亦在此二字僕嘗告人曰文忠非全無權術者而待迪希  
兄殆則一片至誠實無絲毫權術惜無人以此言轉告省三也  
此閒前苦雨多低田被淹國濟與雨生雨處求晴頃自廿三至

今晴霽已十八日歲事或可無虞

復劉峴莊中丞

接初五日惠書并抄寄大稿司詳具悉一切其中河運無船海  
運無船兩節弟就所見聞者再增數語是否可用尙希裁定江  
西將來再增折價斷不如撫建增至二千之多卽照鄂皖章程  
亦須擇其尤輕者鄙意三千之外增不得過一千文如再增多  
恐激成巨案其起運不敷之數只可於釐金洋稅等項下另行  
籌款核實報銷雖戶部再三駁詰而西人之官京師者亦必亮  
而助之司詳援案改收銀兩將實數隨時聲明具奏正與江蘇  
辦法相合鄙意應將大漲大落一併言之亦經加簽候裁逾限

加罰若不嚴加申明均應如詳稿議行卽請挈銜會奏

復黃恕皆侍郎

捨股披猖數月幾於不可收拾自運河減河之防辦成圉圍甚  
緊近聞連獲大捷不日卽可蕺事殊深慶幸此間春霖淫溢二  
麥歉收入夏仍苦雨多各城處禱近來始獲時霽儻從此庶徵  
時若歲事稍豐庶前敵之餉需無缺而子黎之元氣亦蘇未卜  
果如所禱否住蘇三日應接極繁公私叢雜貴門生錢君僅得  
接晤一次渠所謀者尙未定局匆匆別去回署以來未再得渠  
音耗殊以爲歉合姪子鈞閩月來此現在署中幫寫摺件其事  
極簡不時可以晤談將來相機籌一長策以慰塵念

復何小宋護撫

憲軍協餉江西上年七八兩月應解之款係屬十萬茲鄂款僅五萬五千則與由鄂籌補之議數目尙未符宜如何酌補令其鍼孔相符再求卓裁一爲平章卽請由鄂中兩院咨明江西以後少解此意不由敝處而發尤爲妥善敝同年熊家彥號仲山頃來金陵小住兼展其先世文端公之墓晤談多次其在雲南久蓄循良惟亂後滇省賢吏窮困異常引退還山巖於謀食敬求閣下位置晴川書院一席俾明歲得所枝栖不勝感荷敝門人張裕釗廉卿際隔八年現聞假館尊處請囑其買舟東下來此一敘不久可返鄂也



復郭遠堂制軍

不審札卷三十一

十一

會匪蕭朝嵩乘選軍撤營奮勇起事，幾致釀成大變。乃自陸家  
嘴擊敗後，至麻城戮其渠魁，去此巨患，可見凶酋逆豎必無善  
終之理，亦無久稽之誅。苟非天降大劫，卽多方謀叛，亦卒不能  
成大亂。此冥冥中實有主之者，而非閣下與小宋中丞沈機密  
運亦難遽銷亂萌。又不獨鄂人受其賜也。邵軍門九營國藩撥  
今歲不復議撤一則鄂省九達之衢，稍資彈壓。一則免散勇太  
多，覓食無方，紛紛滋事。惟江西協解選軍爲數孔鉅，爲時太久。  
此後月協三萬，其尾數三千，請由鄂省補足，俾不至於竭忠盡  
歡如蒙允許，卽請由鄂中兩院咨明江西以後少解，此意不由

敝處而發尤爲妥善敝部記名總兵喻吉三相從十餘年和平  
明慎爲小宋及雨亭申夫諸君所推許渠曾任漢陽守備敬求  
閣下於副參游中題補一缺渠旣得所依歸公事亦有裨補至  
以爲懇又敝同年熊家彥號仲山頃來金陵小住兼展其先世  
文端公之墓晤談多次其在雲南久著循良惟亂後滇省賢吏  
窮困異常引退還山艱於謀食敬求閣下位謹晴川書院一席  
俾明歲得所枝栖不勝感荷

復陳舫仙廉訪

閣下受无妄之災中丞鑿及苦衷許爲光復故物令弟稟案亦  
昭雪貴州之行當可免於遠涉深以爲慰惟古人患難憂虞之

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爲聖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寬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今來函稱外感內傷同時舉發竊恐心境不能開廣俗見不能擺脫非豪傑達觀之道亦非孝子愛身之術望以此事爲第一義而以防務置諸第二但使九月霜降以前冰橋未結之先交卸防務必無他虞何以鬱鬱縈慮使心先病而身受其咎乎承詢報銷事宜湘軍營制鄙人向雖約略具奏而未將刊本章程奏明此開現在辦理歷年報銷正慮部中挑剔擬以刊本餉道具奏實報銷當亦無從駁

浙江馬中丞已將右帥餉章入奏茲將原摺抄寄一覽敝處一二月出奏再行抄摺奉寄以備尊處仿照辦理西捻竄擾運東各帥沿途築牆以困賊於黃運兩河之間近日屢獲大捷聚殲之效當不出此兩月亦大快也

### 復沈幼丹星使

辱商及船政經久之策海上統馭之材具徵遠慮虛衷規模宏  
大養船十六隻歲費百二十萬誠非一省所能獨任惟購求堅  
木來自外洋動逾歲月加以雜料辦集之繁眾匠興作之苦以  
十六船計之似非三四年間所能畢事此數年中如果外患迭  
生自以多船爲妙若其海島平靖一波不興或亦可以少造數

號稱擬增減此開購買機器在閩之前開局造船在閩之後擬  
試辦二三號卽以本省之資養之爲本省捕盜護運之用初無  
擬兵瀛海之意約旨卑思自愧規畫之隘閩廠蓄謀深遠用費  
甚鉅除蘇省自行製造外其餘各省或可分撥閩船共籌養船  
之資總統重在得人雪琴病勢日深業於六月十八日奏請開  
缺甘肅還山以後尙無書牘往還聞有寄諭詢其病狀亦未  
知湖南如何覆奏尊處擬奏請派作總統未卜果能出任艱鉅  
否此開聲霖淫溢二麥歉收夏間苦潦近始轉爲晴霽秋成似  
有可望附告一慰

復彭宮保

接廿二廿四兩日惠書並准大咨抄件具悉一切寄諭係七月廿二所發丁中丞密件係八月初十所奏兩不相涉朝廷以爲閣下開缺卽行改有後命不知閣下綢繆水師運以全神並無急於還鄉之意視朝廷之慎重江防洵屬明良一德此閒得台端料理數月開歲後事事當已妥協旌從似可放心前遣已如尊指囑子密代作片稿抄達冰案大約初二三日摺并可啟程矣頃接厚菴來函甚述病狀而未嘗自言其苦况殷定文前有一案求鄙人挈之北去業經批駁其與吳鎮不協並未著有實蹟黃軍門深不以爲然與昔告尊處之言自相矛盾甫經奏補之缺未便遽行更改

復朱修伯樞密

在京月餘曹聆名論兼承料理各瑣事感紉無極直隸例行文牘多於江南而重大之件較少刑案積壓已久亟須設法清理前議清訟事宜本不欲上瀆天聽因奏留臬司宜詳陳備細遂以進呈得毋以瑣涓取譏否昨所舉劾數員徐察物議尙不謂謬惟天氣亢旱二麥災歉若旬日內再無雨澤則民不堪命百爲並廢練兵一事本擬到任兩月卽行規畫現因旱象已成恐須辦理荒政不得不暫置緩圖六軍之弊在挑練兵丁加有練餉二兩四錢其同在本營者如甲丙得挑而餉多乙丁不得挑而餉少一子一奪相去懸殊而差操則並無勞逸難易之分

各兵皆莫得其解其不同在本營者如良鄉涿州之兵挑入練軍調至保定其練餉貳兩四錢在保定支領其底餉一兩五錢仍在良涿本營支領各省兵丁常態皆以小質營生或手藝營生今以良涿之兵丁充保定之練軍其本身仍在良涿小質手藝如故也另僱保定之人冒名入於練軍應點應操少分練軍所加之餉給予臨時圖點之人一遇有事調征他省冒點者又不肯往則又轉僱乞丐窮民代之遠征兵止一人名已三變尚妄望其得用鄙意此後挑選某營兵丁一名卽裁去本營額餉一名練軍多一兵綠營卽少一兵無論底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歸一處訓練庶可杜平日之僱替而奉調遠征時仍不能禁



其臨時之僱替也左右思維竟無妙策至於將才尤爲難得往年察看老湘營尙有一二將才二月閒檄聞壽卿何員最優調之入直適遇綏德之變未據稟覆變通楚勇之議自金陵克復國藩卽屢疏言湘軍浸成暮氣不可復用故他營全撤獨畱壽卿一軍去年平捻之後又批答壽卿來牘屢令暫勿西征帶回長沙遣散舊勇另行招募如戚南塘澄定渾水再汲新水之說庶幾壁壘一新該軍未奉此文遽行西渡今果致有此失尙幸應時立定未挫軍威此軍在秦究保得力之師勢難驟議撤換若新募秦隴之人未諳營制未臨戰陣雖有名將統之亦難遽期得力秦中自收降董福祥股匪克復董志原老巢軍事大有

起色似可毋庸改絃更張也 聖學日益精進不勝大幸 大  
婚典禮停罷淨費力崇節儉洵救時之要務良相一疏論及內  
府耗費之多亦屬切要之言其管部一節竟未施行鄙人不過  
以此爲分所應言其見信與否原亦不復過問耳醇邸慎所許  
可乃獨垂青於鄙人感慚無已敝處函牘稀少未便於醇邸忽  
改常度公事交涉則必竭力關注如有所急於其私靳者而後  
足成天下之大公前接方略館來文因檔案多有糜爛查收敝  
處奏稿核對前疑庚申以前奏檔罕有存者接此文知並未遺  
失敝處稿本轉有偶失者同治元年二月十六日奉 旨諭袁  
帥爲人何如兼詢勝帥五月初二日覆奏當時因係慎密原稿

並未錄存後遂遺失不見閣下暇時能檢抄見寄否又自咸豐四年三月以前拙疏多因戰敗失去三年十一月有創辦水師分條覆奏一件疏多憤激語本不足觀奉 文宗硃諭褒嘉有爾之忠誠可格天日非獨朕知之語聞 命感激至於泣下亦欲存其原奏用誌 恩遇此事年較久遠不識尙可查錄否瑣瑣奉商尙祈祕之

復黃昌岐軍門

接到來函并准大咨藉悉台從以是月十三日出巡上游江面不識何時可抵岳州波濤遠涉勤勞可知鄙人北來他無歉念獨水師一事惓惓不忘誠念養兵古無善法八旗精兵 國家

川以定鼎當時勁悍無敵近來積習乃壞不可支視此則長江水師後來流弊又安知其終極然非認真防範則又不待他年而始壞卽目前之弊已自不可勝言是吾輩創辦此軍適足貽天下之口實今接閣下咨抄刊發各章綱領簡明條理縝密營規一條竟將臨別所定提鎮半月住船副參遊二十日住船都守以下日日住船之約切實聲明與營哨兢兢共守其員弁不許穿蟒兵丁不許靴帽亦能痛除陋習其餘丁甯告誡均屬恪守定章寓嚴厲於委蛇之中棹歌二十七章樸實愷切亦絕似僕前所作愛民得勝諸歌閣下旣申明約束切實講求如此鄙人不復以南顧爲憂曷勝佩服慰營規旣守定不移由此漸講舟

楫之利訓練之勤長江一軍其將屹然爲天下勁旅乎僕與閣下及諸君子相處十餘年諄諄以勤廉二字相勸僕雖衰老亦尙守此二字兢兢不懈閣下亦素能體此二字拳拳勿失向來微嫌閣下用度太奢馭下太寬今與僕相隔過遠望於此二者留心檢點吾輩人居高位一有不慎名聲卽損惟當小心謹畏時時若有愆尤在身則自然無過矣直隸近苦亢旱麥收歉薄旬日無雨秋禾又將失望此閒吏治極壞鄙人履任以來頗思掃除更張與民休息適值歉歲百不一施豈郊甸遺黎劫運固未已邪抑盪吏不職殃及無辜之氓耶敝簪自三月十三日由金陵啟行至濟甯舍舟登陸行及東平二小兒去年所得次子

竟已殤去近日風炎日烈每日行止半跣計月杪乃能到此耳  
知注附及近作直隸清訟事宜寄去一本聊備省覽

復崇地山侍郎

前此騶從枉過保陽也聆座譚芬若蘭蒞執別以來煦周月瑄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接奉惠函叨承綺注並讀酌酌津防兵勇  
一疏敷陳朗暢實事求是良以爲珮比諗盡望日隆龐祺川至  
南琛西蠶集萬國之梯航 鳳詔龍章拜 九重之綸綍引詹  
商采企頌無涯國藩於初一日由省起程前赴固安閱視永定  
河工因賤體偶有不適未待合龍先行回省已於初八日抵署  
大工亦於初七日合龍適值桑乾之際係合旱龍新隄未與水

同猶之新兵未與賊鬥不知其可恃與否是以昨僅附片一報其合龍正摺及工員開復處分擬俟經過大汛再行具奏永定河若專修隄雖極高且堅隄高而河與俱高終無裨益鄙意宜從挑挖河身用工若能挖深至一丈八尺寬至十五六丈每年挖二十里不過十年全河可挖一周周而復始再挖二遍三遍年年於二三月挖之計昔年每歲十萬金頗足敷用閣下於治水秉承家學又曾任永定觀祭講求有素是否可行尙求便中縷晰惠示天時亢旱二麥已無可挽救若再旬日不雨秋稼不能入土兵燹之餘民困未蘇繼以荒歉舉凡清訟練軍百爲俱廢焦灼何極臬匪乘閒竊亦係意中之事弟與尊處派兵

隨時互相知照庶易撲滅耳

復李中堂

京畿營兵冗弱沿海各省之任重致遠之人名論自是精確樞  
府意旨蓋以船堅礮利不逮洋人不得不專恃和議又兼毫無  
准備萬一和局決裂天下必歸咎執政諸公故議畱直隸練軍  
欲用以閒執清議並非果有備豫不虞深謀遠慮也直督義應  
練兵責無可貸惟綠營廢壞已極六軍章程過密文法太繁印  
渠當日牽於眾議爲此應酬世故之文今欲釐革積弊一新壁  
壘殊乏良策現因久旱不雨二麥歉收秋禾未種恐須辦理荒  
政不得不暫置練兵爲緩圖日下所恃惟銘字一軍趙道鏡川



帶八營來保定似亦中等之材劉子務久駐張秋又分三營移駐臨清聊資鎮懾惟聞子務因省三不出自以肩荷太重焦灼惕懼省三曾言丁壽昌係一好手但子務業已代統銘軍丁到難於位置云云今子務不特代統已接統矣應否調丁壽昌北來分統幾營稍輕子務之負擔而令鏡川專管營務不必帶隊抑或卽用目下局勢子務總統而鏡川分管無須更張之處二者孰爲妥善請便中迅速示復如須調丁北來并請尊處先行告丁也津防由崇帥兼制春開崇公奏裁二千餘人留來省而商去留僕因裁撤另換亦未必遽能得力敝處又無統將可當一路者因囑其不可多裁而不欲徒爲已甚之舉仍以津防全

局相屬渠意亦深願如此因是無復齟齬現今陳濟清帶天津所屬之兵與銘軍分汛巡防境內伏莽當可無虞至備豫外洋則不惟餒餉軍驟難及此卽他省兵力數倍於直隸者亦斷不足以敵洋人鄙意北方數省因循已久無良將勁卒足備任用餉項又難籌措設備之說誠爲毫無把握東南新造之區事專別開生面百戰將士尙不乏有用之材餉項足以濟之製器造船各事皆已辦有端緒自強之策應以東南爲主閣下雖不處海濱尙可就近董率購辦器械選擇人才本皆前所手創仍宜引爲己任不必以越俎爲嫌鄙人則年老氣衰自問不堪爲世用矣舫仙前被嚴譴鄭帥屢奏欲因防河開復雖蒙 兪允

猶有後命渠意頗憚於西行近有一函來商近止琴軒前亦有  
函見商僕皆告以少挈數營西征不識尊處爲琴軒代籌更有  
良策否申夫事已奏結想可挂帆西上矣賤眷以四月二十日  
抵保定途間勸去一孫內人目疾亦未就愈惟賤軀猶適足慰  
遠念

復陳右銘太守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台從去歲北行  
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  
出都未及相見爲悵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遠又能虛懷取善  
兼擅眾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徐君張君方君皆時賢

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庸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  
久點高位頗思避位讓賢葆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  
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  
今已承乏此閒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祇速  
謗耳大箸粗讀一過峻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  
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  
者莫於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  
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  
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  
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

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愼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衝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留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眾斷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敷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

也國藩粗識塗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粟不惟民病難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饒薄聞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復吳竹如侍郎

金陵重聚遂已二年依依之懷老而彌篤量移畿輔忽復遠離卅載石交暮年執別瀕行承出餞江上臨歧悵惘不可爲懷別後巾車入覲塵事空惚履任以來諸務草創又聞台從適還霍山未及通書深用悚仄昨接涂朗軒洪琴西兩君來函知近

日已由霍山東還金陵諸公投轄相留不聽遽返山左又聞稚  
璜中丞甚思築宮擁簪矜式國人琴西書言閣下精神清健如  
常惟左手右足以在霍山時行動過勞舉止維艱幸尙自知痛  
癢連服辛溫之劑已有轉機近日已漸次復常否至爲馳系良  
相老成宿望近年勢頗孤立國藩欲稍解水火之痕商諸樞府  
諸公爲之謀一部務當時似已許諾出都以後佳音邈然微聞  
係爲忌者所尼在良翁固不以是爲輕重然貞介之操無往而  
不齟齬亦足以阻人爲善之機耳直隸荒殘之餘百廢待舉國  
藩精力衰退劇任本非所堪適值久旱成災麥收歉薄意興爲  
之索然近日始得透雨秋未尙可播種但順廣各屬仍未一律

齋足而蝗蝻亦未驅除淨盡猶不無後慮耳練兵一事上意  
深相責望籌思三月未即舉行一則營兵積習太深一則直隸  
入款太少終覺無甚把握不得不長慮卻顧貧乏之省有所興  
舉恆苦不能善其後正坐此耳唐鏡丈之世兄過此攜確慎公  
舊年所編輯朱子學案見示據稱確慎公病革時猶修訂不倦  
囑送敝處一閱其大綱有九曰爲學總案曰格致案曰誠正案  
曰修齊案曰治平案曰時事案曰傳述案曰論議案曰興觀羣  
怨案其子目數十今鈔一本奉寄左右其每目之中鈔朱子文  
若干首將大全集全數鈔畢惟語錄與或問未鈔其間有不滿  
人意者既已分門別目爲紫陽另開生面卽不能無所取舍於



其間乃如論議案中盡鈔墓碑行狀祭文等篇與觀羣怨案中盡鈔詩詞篇第皆仍其舊則於爲學之津途并非另有闡發高深之處不過尋常鈔寫全書之例恐未足以饜篤古好道者之心未敢遽行刊刻特以商之左右吾兄服膺朱子沈潛寢饋三四十年不知於宋文之精粹者亦嘗分門別類摘鈔成帙否并乞垂示無任瞻企

復李眉生廉訪

邗江握別悵惘不可爲懷接到手書如獲瞻對黎純齋趙惠甫到此皆言閣下杜門謝客惟以文史自娛手鈔范書夜分不倦來書文采深美而措法愈益勁整真乃有功翰墨者去年曹阮

陶鮑謝李杜蘇黃諸集取次丹黃今年又致力子史莊子業已  
畢功日來後漢想亦卒業閣下盛年投紱所業益勤天或者故  
以微疾自其所學追扳古人嗇於宦途而豐於此邪至於炎涼  
世態自古爲然雖豪傑之士能遺外世故獨立千載而不能禁  
止當世之挪揄杜老所作赤霄行莫相疑行蓋亦爲兒曹所困  
辱無可如何聊爲長歌以自壯耳申夫傲岸不羈卒乃以此被  
謗米捐固其借端然辦捐而必曰著重上戶使大紳巨室與中  
人小家平等捐輸此其勢固有所不能王介甫使品官形勢之  
家均出免役錢文眾論愈譁巨室之不可得罪也久矣僕從任  
用非人此等乃所謂世法者一犯不韙萬口同譏誰能避之臣

其多方彌縫使萱闈不知獲咎之事而出署之後囊橐蕭然歸途費用亦且不給此足令人起敬而謗議亦或當少減乎劉樹堂在候補各員中獨覺書味盎然三月中委辦海運頃聞回省呈出手記各務事理亦尙通達將來或可陶成令器此間士風稍陋鄙人欲廣加延訪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庶冀漸挽薄俗一宏雅道北人困於差徭亦欲稍予平減若大加整頓卽恐州縣無以自給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緣民困固深而官貧亦迥異尋常若愛其赤子而餓其乳母則是兩難之道地方瘠苦過甚卽寬大之令亦不能遽下也賤體粗適惟興趣銳減不似去年遠甚前以轄境旱

災次孫歿亡心緒作惡近因精力日頹平生頗耽書史老來百  
無一成撫已內慙惘惘不樂而亭開府山右差強人意頃於二  
十七日出都過此快聚兩日集亦興會索然豈真所謂沉澁一  
氣者邪

復馬穀山制軍

新成操江船行駛便利而工料堅緻過於恬吉輪船機局造船  
似已愈講愈精深用爲慰其保案既經頂奏當可照准江南出  
款過多頗形支絀續增陝餉三萬無款可撥又加撥京餉二十  
萬專指鹽釐因請李相將淮軍應分鹽釐每月讓出兩萬日來  
已得復函否方子箴與程敬之意見不合敬之亟求交卸閣下

因委薛世香接辦棧務薛有綜練之才必能勝任愉快惟棧委  
究宜用知府以下人員於運司宜用申文不宜印委對峙文移  
平行方爲可久之道世香久保道員亦未便久畱斯局也鄂西  
皖各局滯銷想皆私鹽充斥之故實力整頓鄂局難敵川鹽皖  
西常有起色此閒練軍之議因緣營積習太深而本省餉項奇  
絀殊無把握尊處月協之款粘東補西略無贏餘不能湊撥練  
軍之餉前疏請部中月撥二萬兩奉 旨交原議各衙門覆奏  
尙不識如何定議卽令准撥的餉而緣營惰窳積習膠固不解  
亦未敢言遽有起色沿海水師尊處飭議十二條所籌劃分汛  
地扼防巡緝及釐定陸路內河各汛地及額缺薪俸修署造船

各節均極周妥事在創始不厭求詳弟之所重者既名水師將士卽宜舟居船廠卽宜常修此外或因或革弟初無成見也長江事宜昌歧擬定變通三條添設兩條事俱可行惟調汎章程卽在一營就近互調恐難免登岸造房諸弊業經咨達冰案不識能另籌良策否雨亭入覲遂拜晉撫之命雨生過此時卽有此說謠傳固非無因甯藩蘇臬滬道紛紛調動局勢爲之一變作梅勉林已於五月二十九日到此調甫已補竇缺北行有定期否頃見李少帥奏牘湖北書局擬與蘇浙金陵各書局合刻廿四史誠屬善舉惟金陵一局並未籌定有著之公款亦未派定提調之專員是以局務尙形散漫應請閣下籌一閑款源

源撥濟其薪水用款與蘇浙兩局互相核對以期不甚懸殊至  
經理此事內行而耐煩者目下似以洪琴西爲最此後視爲一  
件官事責成提調則書可速成而款不虛糜去年所刻馬班范  
陳四史因提調無人至今尙未定刷印確期本年正月實佩蘅  
索贈此書弟許以不久寄贈樞廷諸公同聲索取亦皆允許恭  
邱笑曰但須寄函毅帥更無不了之願將來敬求閣下留意言  
釘五部由洋船寄京敝處另須數部前已函告子密矣

復田鏡堃山長

春明執別垂二十年書問稀疏企懷無極初夏接奉手札具悉  
台端自癸丑以後告歸侍養歷主平定榆次講席近復移館會

城隍多暇清福日增至爲翹仰往歲年伯大人捐館請具勅  
儀何足齒謝都下見哲嗣治亭氣度冲和持躬謙謹惟水曹沈  
滯空計殊艱頗有事少才多不耐閒寂之意令姪就職江蘇適  
弟量移畿輔未獲聚處一方惟以正途而俯從未職補官當復  
較易來示謂南行當過敝處今數月未聞見訪不審何故弟以  
菲材謬膺重寄其初辦理圖練略招勇丁以勦土匪其後四方  
多故事會相迫遂有不克中止之勢一則國家深仁厚澤大  
亂十年正值剝極將復之際不才曾逢其適徼幸有成一則湘  
淮諸公應由布衣徒步以取將相特借鄙人以發其端其間離  
合得失千變萬態純關天意不由人謀故時人有以豐功推弟



者第輒以比之博者之大勝會試之高第在一時雖若可喜實則值時命之偶然無足道也自甲子以後久擬避位讓賢還山養拙而機緣不遂又復承乏三輔久點高位深用惴惴直隸吏治極敝弟到任數月毫無績效曠官溺職深用內慙眷闕雨澤稀少二麥歉收五月以後夏雨充足但冀此後雨暘時若藉秋穀之豐登補麥收之歉薄歲事可望中稔庶民力亦可稍紓

復傅梅村軍門

綠營廢弛已極兵丁常態口分不足自給每兼以小買手藝營生名充斥伍實乃市傭此各有所同而直隸自挑練六軍以來別有加餉處營兵丁無加餉者愈益自棄加以司庫支絀數年

以來欠發兵餉甚鉅各營將士得以藉口規制墮壞不可救藥  
邇人到任以後久仰閣下老於戎行辦事認真所有古北口練  
軍千人請細加察看究竟精強可恃否昔年劉印帥所定練軍  
章程操演陣法於尊意尙覺相安否其二十五人爲隊之制鄙  
意不以爲然不如仍守十人一隊之舊章庶兵丁人人習慣易  
知易從此此外尙有應行更改者否至未挑入練之兵聞器械多  
不齊全衣服亦頗藍縷老弱應汰者未能隨時簡汰請閣下詳  
細查點一一見示如器械殘缺必須酌籌公費陸續添補衣服  
亦宜稍整以壯觀瞻能從貴標首先整頓而後責成各鎮一律  
整理俾從前廢弛積習稍可挽回萬一如有不順手之處尙希

隨時函示不勝企望

復吳竹如侍郎

八月初四日接到惠書敬悉尊恙近已漸次康復致慰遠念惟幸溫之劑與寒苦之品雜投并進恐於高年不甚相宜閣下精於醫學當自斟酌盡善來書千數百言字斟句酌首尾不懈具微內養深醇神明強固德充之符固非尋常所能幾及敬服無量台從定畱金陵令長孫亦南來省覲稚璜中丞盛禮相招已婉言致謝尊議謂處今之世不欲於舉業而外另標名目坐擁皋比卓見可佩鄙意書院山長必以時文詩賦爲主至於一省之中必有經師人師名實相副者一二人處以賓友之禮使後

進觀感興起似亦疆吏培養人才之職直隸近日風氣樸陋又若無人提倡書院山長李鐵梅近因士子時有違言欲離此別赴天津求一學有經法足饜人望者接居此席竟亦未易物色國藩近令各州縣遴選才德之士舉報送省於書院外另闢一區以相接待遇意欲稍邕宏獎之風現在各屬士子已先後踵至其閒不乏可造之才欲得篤古好道者誘進於大雅之林延訪尤難閣下意中有堪膺此選者否來書謂聖賢所造惟親歷其境乃能自言朱子微言大義散見於四書集註及大全集學者融會貫通而精別其未定之論實有津途之可尋外此則王白田著朱子年譜詳考歲月備紀事蹟後人無能再有闡發鏡文

所輯朱子學案惟當子孫世守不必出以問世所論皆極精審  
謹卽奉以從事閣下平日鈔錄朱子惟大學中庸序仁說讀唐  
志讀大紀王氏續經說學校貢舉議諸篇皆朱文之極精者國  
藩嘗謂朱子之學固以闡明義理躬行實踐爲宗而其才力雄  
偉無所不學訓詁辭章百家眾技無不究心後人專精一業者  
皆難窺其堂奧如馬端臨錄於文獻通考中者則經濟之學無  
不洞晰秦味經錄於五禮通考中者則典禮之學無不精研而  
其文於浩瀚詳盡之中鑄語亦幾經洗練卽以文論固亦卓然  
大宗閣下雖不專力於爲文而造意遺辭矜慎不苟具有儒先  
家法令人欽企弟昔有志學文際會多事獲獲兵間未遑致力

忽忽衰老百無一成年來精力日頽久點高位時以隕越爲懼  
屢欲避位讓賢還山養拙而事機不遂茲復承乏三輔到任以  
後歲饑河決毫無稱心之舉疆吏失職殃及蒼黎外旣無補於  
時艱內復深慙於夙志撫躬循習赧悚莫名幸賤軀粗適足慰  
遠注內人病目醫藥罔驗已成錮廢近復諸病叢生勢甚沈篤  
知念附及

復丁稚璜中丞

接讀手書於團練一事剖析利弊至爲明晰籌周至敬佩良  
深奸民藉奉文團練爲斂錢之舉武斷鄉曲挾制官長尋至相  
爲敵仇釀成禍亂其餘抗糧械鬥等事所在騷然弟亦每用爲

誠此須欲於直東分界之區就現有之團酌加修理以清盜源者并非出自鄙意曾守鏡湖與敝幕賀君相善渠謂直東之處向爲盜賊出沒之地彼拿此竄兩省州縣互相推諉雖嚴飭各屬購寬眼線而越境搜捕究難得力加以直界旱災二麥多未播種來歲青黃不接難保此輩不乘機煽變致啟亂萌故欲酌辦團練爲弭盜之一法山賀君轉達敝處求得一札以從事鄙人未之允許求得一書通意於左右亦未允許又請至濟南一行以桑梓而素荷青盼又偕詰嗣同往鄙人未之禁阻亦未將辦團一事囑其致辭於鈴下也今讀來示謂官吏不能皆賢約束不能盡善初而斂錢繼而無窮之弊勢將難遏誠不可不豫

爲之防戍即可作罷論尊意謂保甲之法實爲弭盜良策第意  
辦團與保甲名雖不同實則一事近人強爲區別謂操練技藝  
出隊防勦者卽名團練不操技藝專清內奸者卽名保甲不知  
王荆公初立保甲之時本曰民兵本尙操練與近世所謂辦團  
者初無二致縣令苟得其人辦理果得實效足以懲治小竊窩  
戶如不得人不特豪無裨益弊端亦殊不少弟常謂保甲當攝  
官而使之不可用通飭之札札行全省也來示欲爲地方擇人  
廣樹賢俊爲斯民除姦而養善斯實吾輩職分當爲之事州縣  
不能皆善善者又多不能了事直隸地方瘠苦人才尤爲難得  
坐是吏治頹弛全無起色殊爲歎悚八月間尊疏奏裁戰守兵



奏書和卷三十一  
三  
馬各二千餘業經照准請將原疏及部文抄咨見示敝處前奏  
練軍事宜欲稍參勇營之意以練綠營之兵部議頗加駁斥嗣  
後覆奏辦法暫於保定正定古北口三處各挑練千人先行試  
辦俟數月之後推行無弊再行酌定章程部議照准茲將前後  
奏件咨達冰案綠營積習太深欲求練成可戰之兵全無把握  
如何如何

復錢調甫觀察

本月廿日接十七日手書具悉台從以十八日酌帶天雄軍百  
人察看隄捻各工便道巡視順廣各屬細勘災歉情形往返千  
數百里嚴冬苦寒勤勩可念日來大沛當抵何處馳系無已來

示平糶之法須先查清戶口就各村保舉公正殷實董事或出米減糶或捐資買米先期給票每晨驗票給糶須各鄉廣爲設局在局之人須得鄉曲謹愿之輩閣下在南屢經辦過言之極爲周詳北人向少蓋藏民間不知賑糶之法一經官吏難免弊端尊意擬就城廂附近試行一二處如果得法再行推廣鄙意此法頗多窒礙儘可不必舉行蓋領票糶穀者尙係有錢買穀之戶此等戶口但令米商通行糶車糜至尙不至於餓殍官爲平糶不能過折成木則所減亦屬有限不如買自商人之爲便而極貧下戶手無一錢焉能沾平糶之利粥廠之法本爲救荒下策國藩曾在安慶辦過所全活者不過數十里之人而擁擠

喧亂強者爭奪弱者傷亡實屬利少害多閣下擬就災重之區以按口給錢興工代賑二法相輔而行自係正辦而藉覆查保甲爲名重編煙戶門牌分別老幼病癯婦女等項尤爲至要關鍵興修河工本屬一舉兩得惟慮距工較近者情未急而已來匪工過遠者情雖急而不能遍及三府十餘屬中未必處處有河可挑若本不必修濬之處而強爲興工則目下無益於荒政日後無益於河務徒爲多方遷就且辦工全賴監修得人逐段皆有委員經營期於深濬堅築若借以賑飢則疲癯者曲加保全尤須有賢員斟酌處置安得許多幹員鄙意工賑之說舉行一二處則可多則斷斷不可仍以按口給錢招商儲米爲正義

總須於年內將戶口查清二月初間開辦則何縣宜賑何縣可  
緩則請於封印前見示開東長收成均稔長垣豆米尚有餘積  
閩下已飭該縣辦勸民積糧之法豫省豐收糧食車輛自西南  
來者日不下一二百輛商賈陽行使入春以後尙可源源接濟  
便爲大幸冬令久無雨雪保定於廿六得雪二寸大名已見雪  
否殊股盼禱另示開列四員張保泰甚有循聲蔽處亦有所聞  
經閣下察看果係賢員甚慰吳朝彥春間接見數次知其誠篤  
必可勉爲循吏惟聞缺分過苦殊形棘手閣下不時手書慰勉  
極得獎誘屬僚之法內邱東明二員人地不宜亦曾聞其崖略  
容卽商之方伯斟酌辦理

致寶佩蓀大農

卷三十一

三

前在都中密聆至教重續古懽廿年闕悰爲之頓解尙憾匆匆  
執別未罄夙懷泣任以後塵冗羈鞅未獲時通書問良以爲歉  
比維密勿宜勤興居集祐趾頌無極弟承乏畿甸忽近周期智  
能淺薄毫無治狀重以歲事未順麥收秋收均甚歉薄秋雨太  
少二麥至今種不入土屬當庫款支絀未敢援六年之例請帑  
賑荒誠恐來春青黃不接之際嗷鴻遍野無術撫綏轉致潛滋  
他變昨十一月廿六日始得雪二寸而大順廣等屬未得均霑  
雪澤該三府亢旱既久民困尤深陳仲鸞同年曾有疏陳荒瘠  
之狀細詢往來官民大致略同此皆疆吏不職殃及蒼黎明春

青苗不接之際若非酌籌撫卹必難安全練軍一事現雖於保定正定古北口三處各挑練千人先行試辦而營兵怠惰已慣令其點名演操終日不出營門以爲拘苦時思逃歸不知將來能終就範圍否永定河工今年實錢不少而歲久失修隄身處處卑薄河槽處處淺窄不必十分盛漲已覺時處泛溢滹沱又積決旁趨積水於下游文安雄縣等屬今秋兩縣互爭幾釀械鬥巨案不挽歸故道水害不除欲挽歸故道則工程浩大難籌巨款春開 陛辭疏陳三事迄今一無成效魏報何極前在樞廷閣下談次偶索敝處所刻四史旋經函商穀山制軍頃前後漢書始業校告成由江南運到謹奉上一部餘四部卽請尊處

代呈恭邸博翁經翁蘭翁四處其史記三國志俟刻成後續行  
奉寄瑣事寶神至爲歉悚

復陳虎臣

閣下閒居杜門應酬稀簡時從竹如先生考道問業想見切蹉  
之樂竹翁恪守程朱因閣下好靜而預防其流弊持論自爲精  
當尊意以生平得力於靜之一字以爲非北無以爲窮理之本  
不可懲陽明之偏而因噎廢食亦係甘苦有得之言自灑溪揭  
主靜之旨程朱亦常以靜字垂教苟其遺棄倫物而於靜中別  
求所謂端倪者或不免誤入岐途若習靜以涵養此心則卽大  
學所云定靜安慮者又何岐趨之有朱子注中庸首章有云自

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此數語者謂之定靜也可謂之居敬也亦可蓋不善言靜恐入坐照之門善言靜猶是存養之道言豈一端夫各有所當也聖賢之言德行者名類甚多苟以一兩字切己反求皆有終身可行之益但未流之弊不可不防故虞廷教胄及皋陶九德皆各有相反之字以矯其偏而成其善開下自守所長而兼采竹翁之言時加惕勵則釋回增美而所詣愈難限量矣國藩量移畿甸已及周期地瘠民貧無可設施重以自夏徂冬終年亢旱千里嗷嗷拯救無術署內醫藥相尋殊少佳趣幸二小兒於元旦舉一子少助歡悰年甫六十精力已極衰憊兩目近益蒙翳雖於老花



之上又復加光而看字仍如隔霧數年無意學殖而披閱文牘  
均未究心久處劇任殊以不能舉職爲媿

復朱修伯樞卿

隴事自劉壽卿逼圍金積堡回逆已可計日成禽突於去臆分  
股竄陷定遠襲破安定阻絕老湘營糧道前敵孤懸可憂猶冀  
壽卿之力可以分兵東迴驅除後路之賊不意上元猛攻猝中  
予傷遠隕長城非惟百事之不幸實亦大局之隱憂聞甯夏三  
帶極力搜羅不過可辦半月之糧此該軍正月之稟云然今又  
已彌月想糧源將絕軍心難固深爲焦慮聞陝勇三十三營調  
赴甘省者二十二營南北兩路之賊無兵助辦縱有米糧亦不

能運赴西路但求保全該軍或因糧絕而早退一步猶勝於飢  
潰耳李相南征黔苗亦以運糧爲第一難事淮軍營部僅銘字  
一軍最多且整敝處畱以拱衛京畿之用則李相入黔勁卒太  
少頃與渠往返函商擬令劉盛藻帶張秋步隊十七營從征黔  
南而令丁壽昌帶分畱駐保之馬步八營再於張秋撥畱馬隊  
三營保衛畿輔正將檄調啟行閒而西事岌岌論者謂不特銘  
軍不宣南行卽李相且當西征并有愆愆處入告者以爲併  
力先圖陝甘俟回氛戡定再議滇黔鄙意左帥調度并無乖失  
斷無輕於易置之理若兩帥并辦一路亦恐易生齟齬弟職在  
臺吏未敢輕干大政昔年兩次丁艱皆奏稱軍事平定仍當回

籍補行經制斯言竟未能踐又勦擒無功因病離營乃復赧然  
同任此皆寸心抱疚窮年耿耿者其不肯妄談軍事以此其不  
願久居顯秩亦以此惟目下令銘軍整緩赴鄂再聽關隴消息  
不知京中亦有議及李相暫緩赴黔者否銘軍將來南去擬令  
保定正定兩處添練馬隊深慮應募之卒或有馬賊營棍徒致  
都中物議沸騰而軍事仍無實濟預以爲慮南三府去歲旱災  
尤重庫款支絀不能普賑請撥制錢十萬串抽賑七縣極貧下  
戶稍資全活新正初六日已委派委員稔請陳荔秋率同前往  
辦理款目既少惠難遍施頃接來信於十萬串之外尙須添銀  
二萬已在江南協款撥用不復再請部餉此後若再無雨澤則

處處皆須振救又不知當如何籌措矣修濬沱河一疏不知部  
中如何定議該河泛濫北趨下流無可宣洩文雄兩縣形同釜  
底爭欲以鄰爲壑幾以械鬪致變加以鹽運梗阻商人改由陸  
運歲費不貲故欲定議興修以塞文雄百姓之望兼謀蘆商舟  
運之利然以該河遷徙無常議者紛紛言其不可致力事勢全  
無把握不欲毅然獨斷故疏內詳陳眾說請交部議亦須天年  
順成乃可與辦耳蓮池曰長已請玉仲山同年此君品行甚高  
爲此閱士子所佩服雖非滿意之選而鄉望素孚當免譏議鄙  
人老態日增眼蒙特甚實覺不能稱職內人病亦未愈金陵梁  
碑尙有存者茲寄呈一分校官碑未曾捐得無以應命

致李中堂

二月十一日手肅一函商爾銘軍暫候西事消息計已達覽今  
台端果奉西征之命允符眾望中外騰驩惟局勢既變卽一  
切調度均須改竄前聞郭子美周薪如等軍改馬爲步今又須  
改步爲馬矣敝處擬卽調張秋銘軍由彰懷入關爲閣下之先  
鋒惟慮該軍入秦購糧運餉諸事均宜妥籌勢亦不宜孤軍早  
進應俟尊處指麾粗定再行檄令拔營昨見閣下致振軒一函  
擬張秋保定之營全調入峽前議留十一營者原因此關不可  
無兵而於征黔亦無大損故有此議今既移軍西指則馬隊自  
不宜全西卽步隊有不願留者亦不欲強留以拂將士之心而

孤前敵之勢已與振軒作梅樂山諸君往復籌商張秋王將保勝之馬隊三營須令其西征俾可馬步相輔仍撥保定銘中兩營交劉子徵率以入關此閒僅留馬步各三營兵力實嫌單薄仍須添募淮勇馬步二三營歸樂山統帶庶可稍資彈壓關下在陝直隸自無西路之憂所以必須分留數營者誠以此閒馬賊彙匪時有嘯聚又遇去年奇旱近雖得有微雨而麥秋已屬無望日懼土匪乘間煽誘飢民致生變亂鄙人迫憂殊甚近日右目已至無光僅有左目堪用衰老如此何能久點斯位惟冀地方無事暫可偷安去年實恃銘軍駐此逆折亂萌今遽撤此重衛上下人心茫然失措所擬步隊僅留三營在該軍毫無所

損惟馬隊分置三營征兵稍嫌單弱陳鳳樓又係省三良將難於割愛然此闕地勢曠衍非有馬隊斷難制伏馬賊新招馬勇不能得力不得不置此三營馬隊以備不虞如必須調此三營則請稍展數月待樂山新招淮勇到直訓練有緒即可令陳鳳樓於八九月續行入闕計闕下至秦稍加部署亦須新涼七月乃可深入此閒續調之兵如吳從軒陳鳳樓等稍遲一步當未晚也省三謀勇絕倫爲諸將所樂從若能另開生面不復續調此三營馬隊則更妙矣此閒自二月下旬各屬多報雨雪惜去年種麥太少已種者藉可滋長高粱棉花之類俱可播種鄙懷爲之稍寬而吏治全無實際練軍治河等事亦無起色竟日負

疾耿耿不能稍釋

復黃恕皆侍郎

南三府賑務獻歲六日已委妥員前往辦理天津運解賑錢驚  
蠶後各船始能出塢逆水多風節節淺阻計三月初九十閏乃  
能解到開放完畢當在穀雨前後矣幸二月之杪連得雨雪深  
潤土膏已種之麥藉可滋長而高粱棉花等亦可播種此邇來  
慶幸之事自去歲三月以來無日不憂歲飢自永宣河天數郡  
而外處處歉收疲忙掇食草根無術振救日夜焦灼又練軍治  
河等事豪無把握負疚方深京察典行乃復濫膺上考無實而  
邀虛榮只增慙悚醇邸於敝處折節下交拳拳摯愛極爲心感



茲承轉寄見贈之作詩筆既工用意尤厚惟獎許過當非所敢  
承理宜奉牋致謝緣弟處向來書札稀少朝端貴近諸公多不  
通問未便於醇邸特致私愛致啟他嫌素不工詩亦未能遽成  
和章稍暇當勉成一首奉呈以答盛意聊申謝悃晤時尙望先  
爲代達鄙意至荷至荷弟精力日衰迴不如去春握別之時目  
光昏蒙右眼竟已無光現僅左眼堪用久點高位深虞隕越貽  
知己羞二小兒於元旦舉一子稍娛老懷附告

復吳彤雲觀察

接都中惠函并寄到大集六冊大集天才雄放卓犖不羈而細  
筋入骨無一浮語所謂真放本精微也寄示儀衛軒集序於方

桓之學問行誼平議極允筆力亦足達其所見佩服無量沿海  
輿地能翻譯西人圖說勒成一家之言頒布直省自爲鉅觀總  
署蓋深佩台端著作之才故以此事相屬考輯勘校必求精審  
則成書自需時日能事固不受迫促也今歲督解京米大府必  
欲相煩四五月之交卽當啟行赴津仍歲南北往返動逾萬里  
賢者劬勞至爲懸系西事自正月十五日劉壽卿以攻堅殞命  
同氣日熾蔓延秦境壽卿忠勇奮發誠近世名將大功垂成長  
城遠失實堪扼腕 廷旨近命李相改征黔之師入關赴援其  
舊部淮勇多已遣撤起用宿將召募新勇重以籌備餉需布置  
後路簡料就緒約在夏初方可統師西進秦隴得兩帥犄角此

賊或可速了惟做處去歲奏調銘軍拱衛畿輔此次西征該軍勢須從往此間仍當召練數營乃足稍資彈壓耳國藩近日目益昏墜右目竟已無光僅止左目堪用衰年無意學殖往嘗諷詠古人詩文近已東之商閣而日行文牘亦復不能省覽久點斯位深以隕越爲愚知念附及

復崇地山官保

二十六日接到二十一日來函示及拐犯武蘭珍訊供牽涉教堂並鈔寄該犯供詞一一具悉而二十三日續示毆斃領事焚毀教堂之函已於二十五日先到大咨摺稿亦於二十五日接到二十六日卽奉派弟赴津會辦之旨此案之始由百姓請

傳洋人挖眼剖心等事，疑莫釋。而武蘭珍供詞確鑿，迷拐由  
於教堂王三主使，令王三業已弋獲，欲推求激變之由，自須由  
此根究。武蘭珍是否實係王三所使，王三是否實係教堂所養，  
挖眼剖心之說，是否憑空謠傳，抑係確有證據，悉心研訊，當不  
難水落石出。如二者訊皆子虛，則民但憑謠言煽變，是洋人之  
理較直。如二者訊皆得實，則洋人之理已曲，不待至尊署放槍  
行凶而已。激犯眾怒，有自取之道矣。目下查辦，似宜由此下手。  
應飭天津道府虛心研鞫，不事形求務得確情，即使審明二者  
皆實，曲在洋人，而外國既斃多命，吾輩亦宜渾含出之，使在彼  
有可轉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遠之道，鄙見如此，不審閣下以

謂然否至結案之遲速七年揚州臺贖之案外國均帶兵船前往八年貴州四川之案羅使亦帶兵船入江此次或由香港上海調船來津乃屬意中之事擊斃領事該公使所未經歷或須請示國主亦屬意中之事若有此二者則結案必遲需時必久然二者事端宏大當由總理衙門與之辨論又非僅弟與閣下所能主持也目下教堂焚毀幾處傳教習教之人傷斃幾命亦宜確切查明嚴拏凶手以懲煽亂之徒彈壓士民以慰各國之意想閣下業已次第妥辦國藩眩暈之病至今未能平復右目無光亦久無轉機又因多服清潤之劑脾胃受傷飲食日減假期之內在署登階降階需人扶掖因醫者謂恐一跌而半身不

遂也擬再加調理練習行步數日卽當力疾赴津與閣下商辦一切先派博道陳道前往會同天津道府查訊底裏國藩於中外交涉事件素未諳究一切仍請閣下籌奪惟禍則同當謗則同分不敢有所諉耳

復恭親王

本月二十七日接二十六日隸字第二十九號惠示并附鈔各件一一均悉敝處先於二十五日接到崇地山宮保三十日來函及咨到摺稿二十六日卽奉派往天津會辦之旨此案由迷拐犯供牽涉教堂起衅遂致毆斃領事激成巨案推求激變之由自當就主使迷拐教士挖眼二節研求虛實目下王三業

已弋獲須訊明王三是否爲教堂所參養武蘭珍是否實係王  
三所主使挖眼剖心之說是否憑空謠傳抑係確有證據務令  
水落石出二者查明底裏則燒毀教堂時搜出幼孩崇帥函稱  
十人專弁至京言三四十人搜出眼珠盈罈之說皆係一串之  
事如其盡屬子虛則洋人之理較直如果訊皆屬實則洋人之  
理先曲至其研鞫王三之法則又以尊議不曲爲開脫不有意  
周內二語爲定卽令審得確情實係曲在洋人而公牘亦須渾  
含出之外國旣斃多命不肯更認理虧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  
庶在我不失柔遠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憑謠言以煽亂尤須  
從重懲辦羅淑亞謂此案重情四端而以拉毀本國旗號爲第

一傷斃職官次之人命過多及焚毀教堂又次之聞外國以毀  
旗爲悖和絕理其意似欲開啟兵端我中國宣示大信平情結  
案只能酌議賠款以還教堂器物緝拿凶手以備抵償各命彼  
雖與波作瀾亦惟忍默處之不能遽議其他也國藩右目無光  
久無轉機眩暈之病迄今亦未平復又因多服清潤之劑脾胃  
受傷飲食減少月餘以來在署登階降階需人扶掖以醫者謂  
恐一跌而半身不遂也此等重要事件斷不敢因病遷延略加  
調理練習行步數日之內卽當力疾赴津與地山商辦一切先  
派道員博多宏武陳重二人前往會同天津道府澈底查訊此  
時豐領事謝教士既已歐斃法國尙無在津主政之人處此間



暇先查弊端當易就緒至羅公使如何舉動此等重案該使素所未經其言稟命國主或亦意中之事七年揚州臺灣之案該夷均派兵船八年貴州四川之案羅使亦帶兵船入江此次由香港上海調集兵船來津尤屬意中之事有此二者結案必遲需時必久然二者事端宏大應由貴衙門與之辨論若僅法國不平而他國無關痛癢當不至遽爾決裂國藩於中外交涉事件素所未諳一切輕重緩急之宜仍求隨時指示機要俾有遵循是爲至禱

復恭親王

本月初五日接奉初四日隸字三十一號惠書適以倥偬就道

未及奉復初七日任邱道中又接初六日隸字三十二號來函  
敬承一一洋人性情躁急津事既經旬日尚止空文往復恐其  
不耐遷延先給照會許爲速辦以安其心最爲代謀之要策照  
會語意雖極切實而抵償議卹等事仍用虛筆尤爲斟酌盡善  
羅使旬日以來但言請命本國并無一語商量辦法今初五日  
照覆之文措語甚爲和婉足徵加意懷柔之效竊謂兵興猶河  
決也弭兵端猶塞河也尊處辦法步步搶先遏兵之源譬猶起  
築大隄二隄進占廂掃力挽狂瀾也外間緝拏凶手彈壓亂民  
贊猶開挖引河使大溜有所歸也今遏兵略有頭緒而緝凶尙  
難著手當時事起倉卒初非有倡亂之民預先糾集正凶本無

主名教堂挖眼剖心之謠民間萬口一聲方謂動於公憤未肯遽爾屈服現雖安堵無事若驟行查拏凶手更恐再生事端訪查名姓已難確鑿指令交出尤難遵循日來反復籌思緝凶殊無善策至局外議論或謂專從挖眼剖心等事切實根究即可抵制而攝服之仍可無事是猶不築大隄不挑引河而謂河可自復故道豈其然哉然迷拐挖眼一層乃天津士民及各處公論所力爭者亦不可不切究現聞王三所供已認迷藥為神父所授神父卽已死教士謝福音保定所獲拐犯未有確供河間所獲拐犯供認拐人挖眼係送天津教堂配藥此外天津聞尚有安三一一案亦可爲此案之質證但皆係犯供一面之辭且在

廿三關事之後即使所言果實洋人未必肯認到津以後能否澈底查清殊無把握俟與地山宮保妥商辦理俄國傷斃三人先以讖卹了事辦法最妥昨接地山來函孔領事已將所傷三人姓名查明照會惟尙未即定局俄國議定則英美教堂當可漸次就緒德繙譯所稱幼孩一節已由地山轉飭府縣某到彼再行查明詳復

復恭親王

十一日接到隸字四十八號鈞函並寄示刪節奏稿以便發鈔一一聆悉十三日續奉四十九五十等號來示知敝處初十日復上一書尙未達覽初九日會奏羅使回京一摺十一日賜示

時亦尙未到良由近日沿運積水驟遞阻滯之故是後威使以  
初十日回京地山官保亦以十二日啟行入都赫德來津尙未  
相見不識能否調處昨聞電綫來信法國君王已有復示大指  
謂中國修好多年此次苟能辦得公道仍須保全和局不必動  
兵云云未審是否確實法人與布國構衅此間傳言已久若果  
法布開兵或者遠交近攻不欲與中國爲難又聞法主老而厭  
事其意主和不主戰似亦事之所有中國辦理此案止要盡其  
在我電綫新聞紙所傳亦皆不足深信頃奉 寄諭交到少荃  
揆帥奏片所稱外國定讞必須證據口供當堂質對今微感三  
次照會該使並未答復是府縣主使一節彼固未能指出證據

本已無可質對 諭旨仍令將府縣解津係爲馮留羅使之地  
今該使業已回京局勢又變京中辦法仍不外詰問證據彼若  
始終無據則但取該員等親供不必中外會訊以全體統尊意  
慮及交部以後彼族貿然前往從旁聽供仍擬暫緩起解俟尊  
處與該使等爭議稍定再行交部張守現聞就醫他處劉令聞  
仍在密雲目下俱未在省起解本亦未能迅速儻該使以解部  
稍遲藉口仍望大力斡旋該府縣本無大過張守官聲尤好因  
欲曲全大局忍心交部治罪鄙人負疚極深若因既不在津又  
不解京陰差陽錯使羅酋等愈疑愈忿或激成不可解之怒則  
國家將大失紀綱而國藩抱疚無窮統求尊處委曲調停或

將各實情告知俾無更遷怒於該員等則禍可紓矣至該員等  
二十三日以前告示但拏拐犯並未牽涉教堂已由毛公鈔呈  
茲再錄一分寄上前奉 明諭昭雪挖眼取心之誣適當恭錄  
示諭以釋各國之疑

復寶佩齋尙書

接讀十九日惠示具紉愛注懃奉至爲感泐卽維尊候綏愉盡  
塵彌篤跋頌無涯津案現辦情形公函業經備述現經兩月之  
久辦理尙未就緒致令閣下及總署諸老多費唇舌弟奉 命  
來津專辦此案遲延之咎實無可辭查拏正凶敝處初次覆奏  
便以爲最要關鍵府縣迭奉 諭旨飭解津郡本爲力持正諭

設法保全豈可遲延不辦謂津民義憤不可查拏府縣無辜不應訊究者皆局外無識之浮議稍達事理無不深悉其謬弟雖智慮短淺斷不至爲浮言所搖拏犯之難訊供之難皆經屢商上達議者不察或謂弟意存推諉輕聽人言瞻顧清議不肯切實速辦非閣下深知此中委曲鮮有鑒諒鄙心者竊謂中國與外國交接可偶結一國之小怨而斷不可激各國之眾怒挖眼剖心等謠外國疑中國藐視太甚引爲大恥此足激眾怒者也枉殺多命外國疑天津可殺二十他口即可殺四十今日可殺二十異日即可殺二百洋人在中華幾無容身之地引爲大慮此足激眾怒者也目下中國海上船礮全無預備陸兵則綠營



固不足恃勇丁亦鮮勁旅若激動眾怒使彼協以謀我處處宜防年年議戰實屬毫無把握此等情勢弟籌之至熟故奏牘信函屢持此論若謂無端變易妄信局外之言不從委曲求和處切實辦事以此邀功固難必以此避謗謗已難辭不且進退無據邪惟府縣於初撤任時本無治罪之說聽其回省厥後該員等出省他往則弟所不及料以致久不到案疑鄙人有故縱之象而天津民情囂張如故將打殺洋人畫圖刻板刷印斗方扇面以鳴得意其已獲者人人狡供其未獲者家家匿藏而弟不能速擒而立梟之亦疑鄙人有故縱之迹雖貴署亦不免疑弟任意遲延實則弟之欲挈真犯以至和局未嘗須臾忘也此

時業已專弁飛提當不致過稽時日要犯雖無確供斷不能因難自阻再挈數人約成二十一名之數足與相抵狡供堅不承認則鄙意早經慮及者將來或當從權辦理不盡憑供定案此後有卓見所到爲愚慮未通之處尙望隨時賜示俾免失機儻事貽同譖羞是爲切禱

復恭親王

初三至初八迭接鈞函具悉蓋懷懇懇指示周詳至荷至荷前飭保定正定府確查燒醫院開教堂等事昨據保定府來稟查無起意燒堂之事仍嚴禁謠言免致橫生枝節另牘咨呈冰案正定尙未據查覆少荃揆帥初五日獲鹿來函謂詢知該處教

士實係自去無人滋擾其所稱敲門踐踏等語亦恐係教士捏造仍俟該府稟復再行咨達威使照會內稱煙台所聞京師及津郡之謠絕無影響其來文之意不過代催津案現欲趕於限內辦結發審局日事撈掠研求確供昶熙隨帶之司員國藩奏派之道員均令入局審訊未肯片刻放鬆德緡譯單開之犯金章鼇一犯已於初十日辰刻解到當經審訊堅不吐供而熬審稍久遽爾昏暈氣絕良久乃蘇俟少與休息再行研究其兄弟金三金四均經遠出貿易未據緝獲現獲其胞弟金二金八供伊兄金章鼇於四月出門與該犯自供五月十七離津之期已不符合所稱知情之張大平尙未查得仍飭隨時訪察其楊者

道金德三兩名均經緝獲張宅打更人王三先於七月廿三日  
被獲到案該三犯屢經刑求均無確供仍令局員細心研鞫無  
任狡展前函所稱逃入京城之犯楊二年約三十餘歲近聞已  
逃往南樂清豐一帶夥入鹽梟劉三元一名近聞自京逃往保  
定周起隆一名聞尙在京藏於陳鎮國瑞寓所不識是否確鑿  
日內丁道等均遣人於旁近州縣四處密訪要犯而獲者殊少  
蓋次第遠颺矣府縣親供國藩等再四駁詰務令確鑿可憑昨  
接遞到確供似無甚虛飾者初九日令昶熙成林所帶司員會  
同博陳丁三道會審十一日國藩等仍親加鞫問其五月廿三  
日該府縣隨從家丁轎夫及地方等均經訊取供單一併咨送

貴署及軍機處刑部查照至王三安三等犯釋放已久自可無  
過追求前奉諭旨查詢王三是否卽係王二據陳博二道訊  
取該犯草供又取該犯鄰右數人供詞均謂王三本卽王二唯  
蔣玉成之供有王二小名王三之語要犯既經釋放此等亦不  
足深辨也該道等所訊王三鄰右供單另咨鈔呈鈞鑒廣平教  
堂據羅使照會又牽該處紳士武汝清卽經轉飭查訪惟洋文  
所稱武汝清謀害教眾惡念復萌等語是該使輕聽教士無據  
之詞遽向尊處噶瀆中國之法但以有無實蹟爲據不宜以惡  
念謀害等詞遽作腹誅之律此時各處地方官無不盡力保護  
洋人該使儘可放心慎勿輕信教士浮言自生疑慮也

復恭親王

十五日肅復一函去後迭接十三四日來示敬承一一張守劉令抵津後仍寓府縣署內係發交署任府縣驛管馬守蕭令但有看守之責並非承審之員德繙譯謂署任府縣亦係承審此案此亦猜疑之過惟洋人既有此言自應另爲處置現已將張守改交府經署內劉令改交典史署內分飭看管乃合定例前僅交府縣而未責成何員看管本有不合致外人藉爲口實至威使謂承審各員有以酒食款畱張守劉令之事查張守劉令到津卽遞親供由國藩等親加駁詰並未派有承審之員猶恐供詞未確始令陳劉兩部郎博陳兩道及成林隨帶之丁中書

會同丁道訊問一次陳劉丁自京來博陳自省來皆係客居無  
酒食款客之事丁道則平日簡於應酬接篆以後挈犯審供倉  
卒無暇亦未聞有傷客之舉威使所聞當係謠言似可勸令不  
必輕信此閱審辦此係反復推驗斷不致有意開脫該員等供  
摺將來必應照會洋人其登復洋文所指各節亦必令各國共  
見卽國藩等所駁各條乞尊處詳加勘閱其詞意無妨礙者似  
亦可摘錄照會法使法提督札文十數日後再無切實辦法定  
將津郡作爲焦土一節虛實原難懸揣抑不識所稱切實辦法  
果係何指若指府縣擬抵中國萬難辦到若指查辦凶手中國  
義無可辭究竟應正法若干人而後可稱切實能指定數目查

中國如數辦到之後和局便可定否此外除賠堂議卹無他要求否昶熙所言專意求速不若求實者係目擊審案之難不得不據實上聞來函所言求實之中須盡求速之意者國藩等亦均懷此念無如節節棘手愈辦愈窘八月初四做處前函所述應正法者有七八人可辦罪者二十餘人近又閱十二日竟未多添一人而可辦罪者轉見其少實覺無顏以對朝廷本月二十三日以前如能多得數人使尊處有辭以對洋人不致激成衅端實爲大幸如難續得要犯則屆期限滿當先將此應正法者奏結一批餘犯仍俟續鞫訊稍遲再奏結第二批如外國志在和好或可再俟十餘日兩批人犯併爲一次處決不



知洋人允許否俄國案犯前訊明項五一名後雖翻供仍飭照該犯初供擬抵餘二犯質證究未確鑿該使屢催速辦然全無供證而濫加極刑不特津民怨恨卽外國亦不欲以無辜者充數仍俟趕緊續緝爲安

復恭親王

昨肅一函封遞後又接十五日鈞示聆悉一一辦理洋案信息必宜常通方可彼此印證尋處日有賜示受教實多敝處賤記稍疏七月下旬辦理稍有起色八月以來又復節節棘手並無善狀可告用是緘牘益稀荷蒙指示歉悚無已羅使近日聲息寂然而英俄二使日有危言計廿三日以後必有一番波折國

藩擬分兩批奏結第一批凶犯過少彼必多方僥舌然威羅二  
使及德緝譯赫稅司前此在津均恐不得正犯濫以無辜充數  
若犯供未確彼亦必引爲口實無裨於事來示詢及既認之供  
何以不確任其忽認忽翻查各犯到堂並無供認不諱之人其  
忽認忽翻者所認之事卒無重罪不過旁敲側擊略露端倪旋  
復狡展非已有確供任其翻案也其不肯認者有時亦難深求  
卽如金占鼈一犯似是正凶無難一訊卽伏乃拷問良久渠言  
五月廿三實住京都觀音寺聯升店有店帳及循環簿可查卽  
不能不停刑審慎近因限期將滿要犯太少又嚴限地方官續  
行訪緝漏網之犯多已遠颺更非倉卒所能緝捕做處辦理日

久無以仰副庶系惶悚何極擬卽日奏請嚴議尊處前函謂辦  
凶一層若將中國人之不遵國法和盤託出恐令若輩齒冷  
自屈卓見惟察無旁證對質之人各犯不肯自認死罪亦人之  
常情卽泰西各國亦未必無此梗化之百姓若洋人能派人在  
津訪察此開辦法則知中國於凶犯一層絕無寬縱並非無故  
遲延有心推託果能見諒或不致另生枝節至垂詢兵連禍結  
咎將誰歸竊料彼族所言目下卽將津郡作爲焦土等語或係  
旁敲之筆若正面文章則前在津所言羅公使德繙譯等當一  
怒出京回國回滬開仗似須明年未必一朝猝發彼若專重在  
凶犯指定必須抵償若干名再竭一兩月之力亦必可如數交

卷不待搆兵之際而終能如願相償則明年兵船雖集尙可中止彼若決意稱兵則雖立交凶犯多名而或嫌其少或嫌其假或另挑他事欲開衅端何患無辭是兵連與否仍視洋人之本計不做在挈犯之多少也國藩自六月廿一日至七月中旬病勢本重近丁中丞及天津丁道病亦不輕成廷尉病尙未痊毛司空又已回京惟望李協揆速到再當竭力會辦以速捕遲總求此心可以服洋人乃可以對朝廷耳

復李中堂

台端日暑遘征勞瘁可念抵省後目應略爲休息而十五十七兩次廷寄敦促來津恐又不遑久處小兒來信謂尊意擬以

廿二日啟節現想當改期取速津案要犯此時多已遠颺被獲各犯又恃無質證堅不吐實現在訊定可正法者不過七人可辦輕罪者不過十餘人限內勢難辦結擬將應正法者於廿三先奏一批此後續鞫訊再奏第二批仍自請嚴議俾緝署有辭以謝洋人目下中外責望全歸鄙人台從雖限前抵津尙不致稍損令望至到津會同鞫犯則不免與僕分謗矣府縣仍令解部前此改解津郡轉覺多一周折赫德在津曾言辦凶切實府縣事自易了今已取具親供仍復迫攝大獄不識所謂或勸敝處奏請不解然與六月廿三日原奏矛盾殊難立言尊處能婉轉上陳爲鄙人彌縫缺憾否作梅署清河道篆議自可行惟

做處卸篆在卽而調甫升藩之部文尙未接到似須閣下受代  
後再奏爲妥作梅之夫人多病渠去冬卽思南歸曾與僕言及  
秋間啟行近聞歸思益切而清河道又非久長之局不知渠願  
就否津案未就緒僕自未便南行卽津案少定而暮年多病目  
光大壞亦難再勝劇任江南一席終當辭謝賤眷無論仕止均  
須南歸若乘運河未涸先行就道亦殊得計但由省至雄縣水  
道不通天津又須換船張秋以南安山戴廟等處秋末水涸節  
節阻滯似不如起早至濟甯登舟爲妥粗笨之物則由運河解  
送換船數次相機辦理可也良覿不遠諸侯面罄

復恭親王

國藩辦事遲緩使多方絮聒尊處舌敝唇焦深負委任艱難  
安來書不加督責反辱慰勞惶悚何極府縣業已在津取具親  
供奉 旨敦促解部本無可再事延緩惟尚有鯁鯁過慮恐中  
外用意偶有未符轉致陰差陽錯不敢不備陳於左右府縣下  
獄一事當時乍接羅使請以三員抵償之照會只求和局之成  
倉卒定議辦理過柔事後思之深用自慙以爲萃六州之鐵不  
能鑄此一錯六月二十八日摺片及上尊處各書亦曾略明愧  
悔之忱迨奉 旨解津郡之 旨設法斡旋渾然無迹國藩且服  
且慚私幸大力挽回竟得解我神明之疚自是議抵之說中外  
一心拒絕此時該員等卽到部中原無他慮惟洋人堅韌異常

諸酋麋聚都下深懼府縣入京尊處力持正論彼或仍執抵償之議妄肆要求百折不回則魚肉在迺刀俎在旁勢逼處此殆有不堪設想者該革府革令前聞改解津郡之命正如金雞放赦仰誦 聖明重覩天日近聞仍解刑部之命不覺魂飛魄散怯對獄吏顧影自弔以爲雖蒙總署力爲救全而洋人仍持疆臣之原奏欲得而甘心也國藩竊意前與赫德詳論赫德曾言單犯切實府縣事自易了儻威羅二使並無此意該稅司必不遽爲此言近日中國切實單犯洋人當亦聞知縱不能漸將府縣放鬆豈其索之尤緊而比奉尊處賜示亦未言及洋人逼索府縣到部一層究竟曾否催逼敬乞惠示與洋人交凡事



皆有步驟必應多畱餘地國藩前此過聽交部以後輕重尙可  
自由之說未曾自畱地步非尊處以解津一議委曲彌縫則步  
步逼緊無可轉身國藩旣已一誤於前深願尊處慎重於後與  
其臨時窘步不如先事展寬該府縣可否免其解部卽據親供  
定案之處伏候鴻裁國藩平日辦事拙滯舉措失機竇所不免  
至如專挾私見顧惜一己之毀譽不問大局之成敗則素所不  
爲况府縣交部一節事前旣由敝處誤奏事後又欲見好取名  
國藩雖愚決不爲此所以長慮卻顧者實恐洋人詭譎多端催  
逼送部後患不測故思求急脈緩受之法尊意如以爲可行卽  
乞示知以便遵循國藩具奏乞 恩如卓見決以爲不可日內

卽當迅速起解決不敢稍有羈留昨經附片具奏尙未接到  
批旨信函往返亦不過多二日耳愚昧之見敬以奉商